

# 東北事件之國際輿論

頌華

東北問題關係中國的存亡，東亞的安危，世界的和平，不但是中日間兩國的問題，并且也是全世界的問題。所以自九一八事件發生以來，各國報章雜誌，無不發表論評。想來國人當此國難臨頭之際，必很願意知道對此事件，國際輿論究竟怎樣。我們現在就見聞所及，選英、美、加拿大、法、德、瑞士、意大利、俄國的報章雜誌及日本雜誌中發表的議論，節要編次於後，（所節錄的採自三十餘種報紙雜誌）以貢獻於讀者。不過有數點，不能不先提出來說說：

87727  
（一）自九一八事件發生之後，局勢瞬息千變，國際輿論，當然時有變化，讀者於此，僅能窺悉其一斑的情形。（二）由其中數項祖日之論，可

見兩種情形：（a）歐美資本主義各國的政府因都專爲自己利益打算，故其言論界上不能一致主張公道擁護公理；（b）日方對外宣傳十分厲害，隱蔽了一部分外人對此事件真相的觀察。（三）問題之解決，須靠國人自己的努力，苟我們能本自己的力量，促這問題於我有利的解決，則各國言論界上親我者當必更振振有詞，申斥日本，而彼一部分祖日者亦可自覺其非。否則親我者愛莫能助，而祖日者將沾沾自喜了。（四）日本報章上謬論甚多，且因日當局壓迫言論自由，除東大教授橫田喜三郎尙能發表正論外，其他大都噤若寒蟬。故現僅錄其數種雜誌的卷頭語以供讀者的參考。

（五）我們因限於篇幅與見聞，所錄只是東鱗西爪，十分簡單。挂一漏萬，自所不免。尙望讀者加以原諒。

美國

紐約世界電聞 (New York World Telegram) (九月二十一日)

日本乘世界各國政治經濟，俱感困難，手足無措之時，佔領滿洲，不但蹂躪開洛非戰公約，連把保障中國安全的華盛頓九國公約，亦視同廢紙。日本雖說中國最先開砲，但還話和美國政府所得到的報告不相符合。瀋陽陷落以後，日本軍隊即佔領橫江一百五十英里之地域內，戰略上的要塞港灣，并且在青島上陸。這樣廣大範圍的軍事行動還是自發的呢？或者是被中國軍所誘發呢？在華盛頓政府的有力的觀察者，不難推想。至此大衝突如何結局，我們預料日本的國旗留存于滿洲，同時非戰公約及九國條約却也不敢失却效力。

同報(十一月五日)

當此國聯理事會略事休息，美政府目光另有所屬之際，日本不惜違抗條約與公理，竟任其在滿軍隊愈益深入。國聯與我國務院立意維善，而在外交上躊躇不前，實屬不甚適宜。及至今日，此種情形愈益顯明。吾人實誠意希望日本將撤回其軍隊，因此國聯與美國俱未直接干涉，亦不援助被害之中國，以免激怒日本。今則希望已絕，自東京政府宣佈開始撤兵以來，已逾一月，自理事會請日本撤兵，並在日本不受逼迫，則將自願撤兵之諒解下，宣告休會後，亦逾十日，乃日軍不唯不撤，反將其軍隊前鋒擴張至瀋陽百哩以外，顯然正謀永久之佔領。其深入程度，不僅威脅中國，且將威脅英俄，國際間之危機絕巨。不知日本究將滿案受中立國之調查與解決乎？抑當為強盜以自絕於世界耶？

紐約晚報 (New York Evening Post)

(九月二十二日)

日本人依然不脫中世紀之東洋人，當西洋諸國正在努力救濟文明古國之際，日本却以軍事的『古迪達』由中國奪取瀋陽。他們的兇殘，沒有國際信義，全然不脫支配舊日本的野蠻酋長的特性。現在西洋各國對此事件能有什麼辦法呢？只有依靠能力微薄的國際聯盟及開洛公約，促日本反省罷了。世界今正在不堪新戰爭的負荷，很覺疲弊之時，我們不得不希望日本的讓步。

紐約論壇報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十一月十四日)

國聯調解中日間東省問題之爭端，實為錯誤。日人軍事行動為對於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政策所不能免之反響。

紐約日日新聞 (New York Daily News)

(九月二十五日)

日本自俄國繼承滿洲，努力開發，至於今日，其功績之偉大為世人所公認。任何國家都可以投資於中國，但在中國投資及商業占最高地位的乃是日本。石井說『日本無中國即不能生存』，這由日本人看來，決不是誇大之談。欲判斷滿洲現在的事情的，即不能不考慮此種見解。

新共和雜誌 (The New Republic)

(九月三十日)

日本在南滿佔中國的領土，包含兩重的衝突：一是中日兩國間的衝突；一是日本內部軍閥和執政的文治派的衝突。日本內部軍閥派對華常主強硬，文治派則因日本的生存靠他對華的貿易，以及中國人對日的善意，故對華不主張取攻勢的侵略，而欲取對華協調的政策。三年以前田中將軍出兵山東以及對於南滿取積極政策，結果使軍閥派大失人望，但自滿洲事變發動以後，日本的軍閥派却又抬頭了。

在滿洲事變好多星期以前，日本國內早有對華施用武力種種深刻的宣傳。文治派未及將這種狂妄自大的主義制止，而軍部先將這事件發動，由是日本的軍閥主義又復崛起了。然中國方面也有她差不多無可抵禦的武器對付日本。這武器就是對日的經濟絕交。日本近來經濟狀況很蕭條，而中國實是他物購買日貨的極重要的主顧。因沒有一個中國人願買日貨，日本商業就勢必停頓。到了這個時候，日本東京的軍閥派也從前一概，只得讓步了。這是一個通例，無論那一國的軍閥，牠幹壞了事，其一切受害的負擔，倒要放在一般人民的雙肩上。

國民週刊 (The Nation)

(十月廿日)

日本在南滿的軍事行動，據說是由於中國兵士毀壞了鐵路，或者是如此，恐怕也未必如此。但無論如何，這却是一件事實。即日本軍人沒有得到內閣的訓令，沒有等待外交上的談判，也沒有像從前與國對塞爾維亞那樣發過哀的美敦書，他們就向瀋陽長驅直入，佔據中國的軍營，強奪中國的兵工廠，並且還佔領瀋陽附近的城市了。今天日本聲稱不再派兵前進，但這有什麼意思？日本在南滿已奪取了一切利權了。即使日本方面所說的事實正確，然他突然以武力攻擊許多南滿的城市總是無可寬恕的。這種武力的侵略，實違反開洛非戰公約。以目前的形勢論，日本之於南滿好像與他從前併吞朝鮮初步的情形一樣，這當然是中國所不能承認的。

紐約晚郵報 (New York Evening Mail)

(十一月十四日)

日本為一強國，我人均願與之親善。(編者按：此為美國政府表明了態度後，他報紙上一種種日的論調。據外電所傳，隨後美政府又通令各大報，暫勿發表關於我東北事件的意见。)

英國

孟徹斯導報 (Manchester Guardian)

(十月九日)

滿洲的情勢，現在愈見嚴重。南京與東京雙方傳來的關於滿洲的消息，大相逕庭。國聯行政會已有堅持其派一中立的代表去觀察的主張，以便國聯隨時可以得到正確的報告，這實在是一個失着。滿洲事件不僅發生於中日兩

國間的衝突，抑且是日本主戰派與和平派兩者間的衝突。現在日本主戰派已抬頭了。蓋日軍部的佔領滿洲乃是一種經過了細心計畫的行動。日代表謂爲『地方事件』，真是荒謬之談。現在瀋陽的商業已經停頓，日軍仍盤據在滿洲各重要地帶。國聯不能制止東亞方面的戰爭，尙屬疑問。萬一不能，則國聯這個機關將大失信用了。

同報（十一月十六日及二十四日）

日本舉行已爲清議所不容，而保守黨機關報反欲與之辯護。日本不察，以爲英國代表團改變態度，或不堅請行政院採取所有手段藉以平息中日爭端則謬矣。

國聯調查團抵滿洲之前，若干不可救藥之事變。不難發生。錦州若果失守，其情形尤爲重大，蓋以東省將全歸日本掌握故也。……滿洲現行政府，很少對於調查團之工作，予以便利之可能。

泰晤士報 (Times) 十一月二日

日本在南滿之建設工作，吾人固予以同情與欽羨。日本在滿洲所有之重要利益，吾人固承認之。華人妨礙日人合法事業之行為，華人之苛待朝鮮農人，華人之自造鐵路，與南滿鐵路成平行線，致違反中日條約之精神，以及其他挑釁事件，如日人所陳訴者，固可使日本振振有詞。以此事實，日本在中日交涉中似可立於不敗之地矣。乃日本未先向其所加入之國聯請求救濟而竟以違反國聯會章之方法擅自行動，不亦可惜哉？日本須知在此各方不靖時代，國聯原則稍一破壞，即足發生廣大慘惡之效果。反抗國聯志願，孤行己意，不啻以摧殘的打擊，加諸他國之隱健政治家，而鼓勵各處認武力爲解決強頑難題之最有效工具者之輿

論也。英國之輿情對日本表現於滿洲之政策加以抨擊者，遂以此耳。

星期日時報 (SundayTimes) (十一月八日)

國聯如不能堅拒日本武力解決滿案之要求，則贊助國聯者將不復絲毫信任國聯，而明年軍縮大會必遭慘敗。

彙聞報 (十一月九日及十六日)

在令人迷混之報告中有一事甚明顯者，即日本一面否認戰爭，一面實行戰爭是。吾人非謂中國理直，但日本繼續進行其目前方法，斯爲理曲耳。

今所擬調查滿洲情形之國聯委員會，尙有許多可議之處，惟非至日本讓出其所征服之土地，而以合法形式靜候此爭點之適當公斷，則此地位徒使國際威權與國際公道受侮弄而已。

晨郵報 (Morning Post) (十一月九日)

國聯干涉滿洲事件，能否具有助於和平主義，不能無疑。每日快報 (Daily Express) (十一月十六日)

加拿大

門德里爾日日星報 (Montreal Daily Star) (九月二十一日)

近來不負責任的中國人在滿鐵沿線屢對日本當局作使人不快的行動，這是周知的事實，有充分的確證。這是此次事件勃發的近因。日本之所欲只在確保條約上所給權利的滿鐵。如此項權利爲人尊重，則對於中國別無領土野心，這是可以斷言的。此次事件結果如何，姑不具論。

但我們希望滿鐵得以維持安固而已。

地球報 (Globe) (九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

日本雖簽字於非戰公約，但對滿洲特殊利益則加保護，這和英美對小亞西亞與南美情形正同。日本今後爲擁護滿洲權利起見，態度與過去一樣，雖戰爭亦所不辭。

法國

人道報 (L'Humanite) (九月二十日)

日本的軍國主義巧於利用中村大尉事件而出此大行動。其實日本乃欲在滿洲確立其勢力以挫俄國的勢力。這就是法國反共產黨新聞的大多數偏向日本的原因。

志願報 (Volonte) (十月二十五日)

全世界輿論既已不滿于日本違背義務與國際公法之行為。日本政府其亦自知其非，而對於國聯會表示信任歟？

世界雜誌 (Monde) (二十七號)

滿洲命運是此次事件之主因；利益二字擾亂了遠東的和平。國聯如不能求得解決，不啻自暴其無能。日本軍人現在及將來求其計畫之實現，不惜引起戰爭，其結果又豈中國一國對日本而已。

海星雜誌

日本人口過剩，庸或有之。然據世界公認之統計，人口最密者，莫過於比利時，而日本尙居其次。何比利時不聞求聘於域外，而日本乃汲汲焉，惟侵略之是圖也。且日本之地，果不足以養日本之人乎？則台灣已入其掌握，何以移殖之數，平均每年不過三千人，至今木屐之聲，寥寥於該地也？樺太半島已隸其版圖，何以一任荒廢，荆棘塞途，最近方有設立養

狐揚之計畫，知殖而不知殖民也。已有之地，未盡其用，乃又願而之他手，則捷矣，而冒納中果有此消化力否耶？

日本用款於滿洲甚多，然而日本年儲，歲歲刊行，吾人亦歲歲購而閱之，果曾載其國家支出，每年用於中國之滿洲若干乎？蓋所謂用款甚多者，即南滿鐵路會社以其每年營業之盈餘，轉用之於其他事業而已。實言之，即得自中國之財，轉為侵略中國之用而已。此如童話中所言，「橘中之蠶向橘樹自誇其功」，正不知從何既起也。且也，中國之滿洲初未嘗以之委託日本管理，正不勞日本之輒用其財，日本而果不惜用其財者，則國聯委託管理之太平洋中前德屬諸島，是乃日人之責也。他勿具論，徵聞該島海濱，燈塔久廢，鮮淡無光，其亦可以適為更置矣！

蘇俄之營抵制，固也。日本對於世界，毅然以此自任，其意可嘉。雖然，果有此志，則一旦有事，朝鮮地勢，豈不利於側擊蘇俄，而何必滿洲之獨當正面也。又况尼港之役，日人曾小試之，而其效亦可概矣。

巴黎辯論報 (Débat de Paris) (十一月十五日)

法人輿論不一，竟有認日本在盜匪逼地之地方為法律與秩序之保障者，有謂中國弱國乞助國聯者。惟無論如何，國聯自己威信刻刻在搖搖不定之秋，中國雖信任國聯，日本則對於國聯之用處，不能無疑。

巴黎晨報 (Le Matin) (十一月十七日)

國聯以其在滿之代表直接行事，較諸過分偏重開會，於事較為有益。在滿洲衝突尙慮發生之時，徒在巴黎開會討論，殊為無益。國聯亟應訓令駐遠東外交代表切實干涉。

同報 (十一月二十四日)

國聯理事會不限令日本撤兵，而有派遣調查委員團決議，南斯拉夫、波蘭與西班牙代表反對之，蓋恐將不認弱小國家過同權事件時，有要求外兵撤回之權利也。因此，三國代表曾一致要求在決議案中插入一句，聲明該議決案在歐洲不能成爲先例。

時報 (Le Temps) (十一月十八日)

一般人感想，中國所以任時局趨於複雜者，因對於國聯會存有奢望所致。中國之意，國聯會或能以壓迫施諸日本使之感受特別手段之威脅而自行讓步，則解決爭端自屬有利。中國之作此想，自係有人鼓勵之，而目前所遇困難，其大部份責任當由此輩負之。實則行政院之行動，無論何時不能有此趨向，其任務端在排解紛爭，而以靈敏審慎的手段出之，以期維持世界和平。

巴黎迴聲容報 (Echo de Paris) (十一月十九日)

中國加入國聯乃根本錯誤，因中國未有切實劃定的手段之邊界，且不能履行其國家之義務也。

晚報 (Le Soir) (十一月二十三日)

中日兩國所處地位，仍與九十兩月相同。日本贊成調查委員會之舉，實有深謀遠慮在焉。日本將在滿洲所處地位，加以鞏固，其於調查團所希望者，遷延時日至數月之久，而其任務範圍又若漫無邊際，日本於此乃可從中漁利。關於行政院十月間所採手續，日本當經拒絕於先，而此來又復贊可於後，可以見矣。日本之端，端在搜集材料，藉以反對中國。此層關係重大，亟須予以判明，否則，行政院此次決議案，

不難發生破綻。又自他一方面言之，日本與蘇俄及美國無枝節可虞。李維諾夫提出照會之後，蘇俄仍注視時局之發展，而美國對於日軍佔據齊齊哈爾，又認為危險之舉，日本當以行將退出答之。所可惜者，履行成約一事，其遲緩程度，在遠東與在他處大有不同，種種枝節，即可因之而生。

瑞士

日內瓦報 (Journal de Genève) (九月二十一日二十四日)

中國方面說日本有併吞滿洲之意，原不可信；日本方面說因鐵路被轟擊的結果，不得已而佔領各都市也，不足信。此次事件不但關於亞東，並且關於世界和平，及國際聯盟的存亡，比較往目前哥甫甫事件（意國軍人被希臘人殺害，意即佔哥甫甫島），尤為重大，這次日本的行動，明明是武力侵略行為，反了華府條約非戰公約及聯盟會章。

德國

柏林日報 (Berliner Tagblatt) (九月十九日)

日本軍閥勢力的強大總是遠東和平的威脅。

總意志日報 (Deutsche) (九月二十日)

當世界經濟凋敝，與天災人禍之際，中日戰耗忽又傳來，但就現在情勢觀之，僅屬片面戰爭。日人以砲火佔據中國土地，如遼寧長春吉林各處，中國軍隊在合理之命令之下，而力圖退讓，一方面固由於中國人民覺其兵力之單薄，一方面希望國際上非戰之口號，終有實現之日。就中日與世界關係言之，吾人甚希望中國對於國聯之信仰，不致失望。謀歐洲經濟之穩定者，必須先謀德法之接近，謀遠東之和平者，亦須先謀中日之接近。圖謀兩國接近之先決條件，則

在經濟之組織。惜乎中日兩國在此種問題。迄無接近之精神。惟日人須計及是否能持武力保持其滿蒙利益。其由此大軍事行動所引起之排貨運動。已屬得不償失。且適足以促成中國之統一。

前進報 (Vorwärts) (九月二十日)

日本之強盜行為。適於國聯開會時發生。且中日兩國同屬國聯會員。又同簽字於非戰公約。可見世事仍有強權而無公德。國聯之無力。可見一斑。日人顯係利用西歐經濟凋敝。無力東顧之時。以實行其強硬的外交政策。日本之大陸政策。非種族觀念。乃帝國主義也。吾人欲求永遠解決。亞東之糾紛。惟有肅清外人在華之武力。中國之鐵路歸中國人管理。然欲求此種目的之實現。含諒解的外交政策外。實無法。

又日代辦已向中國政府提出通牒。請制止反日運動。此完全為日人之一種要挾。是否合乎國際公法。殊屬疑問。日人之軍事行動及其對東省為分化運動。較中國民衆排日運動。殆超過百倍。

地方導報 (Local Anzeiger) (九月二十日)

中國武力與日本較。當然有天壤之隔。故中國防止戰事之發生。不遺餘力。此次日人藉口中國軍隊炸毀南滿路鐵路。實無根據。

日耳曼報 (Germanische) (十一月十五日)

蘇俄不致以對日戰爭為減削內部困難之手段。蓋蘇俄如對日作戰。勝敗之數。既不可知。而危險之大。不可勝言。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時。帝俄組織。較今完全。尚不免於敗績。而遼東國家以種種之困難。矧在今日。若不幸而戰敗。則蘇俄

所受影響。更形嚴重。凡此諸端。莫斯科知之已審。故日人雖侵入滿洲。日甚一日。且將截斷蘇俄與太平洋交通之孔道。而俄人仍作壁上觀也。

福錫志報 (Vossische) (十一月十七日)

大半理事會今已切實視日。其視日程度。正與以前在日內瓦時反日之程度不相上下。至變更態度原因。一由景象之轉移。二由各大大國政府已有迴省時間。深覺日本在明年軍縮大會內。居於重說地位。各國必不可招怨於日。至於德國雖在遠東無政治利益。但在東三省有鉅大經濟利益。今已大受打擊。故將盡力謀中日爭執之迅速公允解決。總當始終乘此方針。不為外界所轉移。

阿爾格邁報 (Allgemeine) (十一月十九日)

日軍攻陷齊齊哈爾。不啻已征服東三省。而昭示世界戰爭。中國之喪失東三省。國聯與有責焉。

意大利

台勃蘭 (九月十一日)

此次事件雖發端於中村事件。但實由於日本在滿洲有鐵路及其他複雜的利權所致。美國以此事為未嘗侵犯非戰公約。則非戰公約。實為無用之廢物。此事件正是戰爭行為了。

羅馬政言報 (十一月二十日)

國聯會及美法英三國輿論。現正改換方向。而屈服於日本武力政策。國聯會因滿洲事變。已遣人以笑柄。華人因日軍戰勝而降服。則國家主義之政策將被推翻。而國際平等

之要求。亦將失其意義。所可懼者。中國橫被壓迫。不難發生反感。而出於宣戰之途。中國雖無勝算可操。而戰敗之餘。世界大戰繼之。其影響之鉅。無論何人均難預測。

日本

中央公論 (十一月號卷頭語)

滿蒙獨立運動並無多大發展的可能性。激起這種運動。就日本外交之立場言。果有何種影響。或特為如此。使日本於滿蒙各地得有交涉對手之便。宜然對手方有為散漫的小勢力。交涉之決定。到底免不了是暫定的。今後事情。如無重大變化。日本總須遵守尊重中華民國全體之原則。故若反乎南京政府之意。與地方的政權交涉。恐不免陷於困境。因此我們以為日本若標榜與南京政府絕緣。獨立羈小政權。依日本外交立場而論。總有幾分困難也。

外交時報 (六百四十五號)

關於中國全體的問題。目前且不必說他。至關於滿洲各地。則惟有(一)與地方勢力團體交涉。(二)處理維持治安及其他必要的實際的要務。(三)勵行中日間既訂條約。尤其是確保鐵道投資。履行預約鐵道。實施商租權等。這都是我們希望政府。出動軍警。滿鐵者着進行的。

改造十一月號卷頭語

在滿洲可悲事件的發展中。我們應對國際。並向對手方說明日本除擁護日本生命線的滿鐵及確保僑民生命財產之安全而外。絕對無其他用意。如南京政府現在那樣與第三國相結託。播弄策略。不當的處理我們的權益。這些事俟風潮過去後。當可烟銷雲散。不過假使弄到第三國出來。則恐這事件就帶重大性了。我們以為日本政府宜於今回

聲明書裏聲明並無領土的野心，而對於明年（即今年）召集的軍縮會議披瀝其十二分的誠意。

現代（十一月號）

在滿洲之日本人約百萬，其中被壓迫的韓民有八十萬，而在滿洲內地的二十萬人，大半依賴鐵道生活。日本國民的海外發展力是缺乏的。大家都在地震與颶風常常降臨的島中擁擠着，真是天下的奇觀。滿洲商租權將怎樣？與他們金錢因何倒賬？他們怎樣未曾協商，敷設了競爭的鐵路？這些問題，歷來的內閣議會，以及國民都沒有十分關心。今番總要總算賬了吧。國民現在應當特別注意於此了。

俄國

真理報 (Pravda) (十月二十九日)

若概向美新聞記者談話，指滿洲事件由於中國對日侵略結果所激起，並苦訴中國之對日經濟抵制，其意殆圖捏飾時局。一若中國為佔領滿洲之造端者。全世界勞動界皆目擊日本帝國主義者毫無羞惡之心，劫掠中國。

同報 (十一月五日)

日本所以欲攫取滿洲者，無非欲在太平洋上爭得霸權。而在此競爭中者，除日本外尚有英美二國。在而法國則尚在觀望之中，蓋亦深知滿洲之爭，實世界領土重新分配之起點也。

同報 (十一月十一日)

帝國主義之列強，默認滿洲建設傀儡政府，而由日本驅策之。十一月十六日，將昭示世界，國聯絲毫不願遏止日本之行動。各大國已商瓜分中國之新協定。至法國各報對日本政策表示同情，則由法國準備佔有雲南所致。

同報 (十一月二十日、二十二日、二十四日、二十六日)

日本現行政策，足以間接證實日法秘密同盟之說。蓋法固然希望東三省變為帝國主義政策之根據地。

國際聯盟諸國之所好者，惟中國財寶之分配。美國駐英大使道威斯已在巴黎監視國聯之集議矣。其用意蓋亦不外於瓜分中國時，為美利堅合眾國保留一大部分耳。

其在滿洲，建立抵禦過激主義壁壘，故美政府對於東三省中日交涉，持模稜兩可政策，目的在引起日俄衝突，俾一方可以阻撓蘇俄五年計劃，一方可減削其太平洋上商務勁敵之日本之勢力。此訊可以解釋美國史汀生行動果滯，道威斯突在巴黎依從國聯理事會計劃之原因。

國聯理事會實際不能解除東省事件的糾紛，因各帝國主義國家居於互相衝突地位。日本準備獨吞中國北部，而得法人之默助。法人欲利用日本以制美。美國與英國雖不反對奴隸與劫掠中國之政策，但極反對日本之獨佔大份。所以各帝國主義國家將互相掣肘。俟有一方讓步而後已。

勒巴查雅報 (Rabochaya) (十一月十二日)

俄國對於中日爭端，僅採法視與中立之政策，英美法帝國主義之報紙，不願俄國之切實否認，仍散佈蘇俄出兵滿洲，以助華兵之謠言。要知蘇聯勞動家現正密切注視遠東事件，俄人不欲戰，但對於挑釁者準備嚴厲對付之。

新聞報 (Isvestia) (十一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

日本絕無撤兵意思。國聯確不欲驅逐日本於其非法佔據之鄰邦境土以外，是國聯已完全屈服於日本。今乃提議

派遣特別委員團，而授以類同埋首研究學術機關之職權，對於日軍撤回一層，已不復提及，足見此時帝國主義者間，苟非自相殘殺，不能反對日本。故今日此輩國家所注意者，不過索取容許日本在華伸張勢力之回償而已。日本帝國主義者則安然從事其工作，鞏固其地位，既不畏國聯之干涉，亦不懼其他帝國主義者之阻撓，同時中國則已被軍閥割削至極端窮困地位。此種發展，易於燃着中國民衆之革命火線，促其抵抗侵略者而引起最嚴重之結果。故今日遠東時局，大有一觸即發之勢，加以日本軍人不顧其政府意志與外交人員之宣言，一意專斷橫行，益增局勢之嚴重。蘇俄將審慎注意日本將士之挑撥政策。惟若輩之攫奪滿洲，將為一可怖危險舉動，僅目光淺短之武人始能為之。若輩已忘中國人民對日本之巨大抵抗力。總之帝國主義者在遠東用大砲政策，行將燃及彼自行埋藏之火藥庫。

美國政府現方求一團因蘇俄之機會，故正激起日本之戰鬥精神。

普魯雜誌

美國應國聯之招請，為滿洲事件之旁聽者，日美即有對抗之危機。……日美若開戰，蘇俄與英國之一舉一動於大局大有關係，日本以滿洲為唯一之物資供給地，對俄必修好，而美國亦必聯俄以制日。蘇俄於此時便可掌握太平洋之大權。當此之時，英國亦未有舉足輕重之勢，則亦不可不察也。

日本欲佔中國長江各地，則必先求得英國方面之同意。日英同盟之復活運動，發生於日本方面，實有其理由。英美兩國在遠東因爭霸權，勢不能合作，總有反目之一日。